

香港・严沁经典名著

千帆尽处



香港·严沁言情小说专集

44.572

YQ

C-1

千帆尽处

香港·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992年12月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千帆尽处

——严沁经典名著

(香港)严沁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河北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9.25 印张 2 插页 199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册

*

ISBN 7-5059-1873-7/I·1302 定价:6.00 元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。

严沁创作经年，作品逾百，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及广播故事，倾倒过无数读者。

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，对众生世相，刻画入微，教人颠倒迷醉。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，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。

——出版者

千帆尽处

迷蒙连绵的雨，潮湿泥泞的街道，寒冷寂寞的深夜。

沈雪儿驾着她那辆刚换的银灰色西德宝马牌 BMW3.0 的跑车在马路上疾驶。唱完夜总会的 SHOW 她连妆也没有下，就上汽车。今夜要录电视剧，答应了绝不迟到的，偏偏夜总会推迟了她的时间，加上观众一再的“安可”，她又多唱了两首曲子，不想迟也得迟了，害得所有演员、工作人员等她，真是不好意思兼过意不去，心里一急，汽车驶得更快了。

马路上几乎没有任何行人，谁愿意在又冷又湿的夜里在街上喝西北风？空荡荡的路上，只见车轮溅起的泥泞，那泥泞——唉！她宁愿泥泞溅到她身上，弄脏了这辆刚出厂的最新型的名贵跑车，她真是心痛，八十多万的身价加上台北“唯一”的一辆，沈雪儿真想停下来，自己淋雨去电视台吧！

好不容易到了，她小心翼翼的把车停妥、锁好，又前后左右端详了一阵，舒一口气，不算太惨，这车的外型简直漂亮得令人发呆，修长、精致，又没有一般跑车的“矮”，能拥有这样的一辆车，再辛苦也值得啦！

沈雪儿提着化妆箱匆匆奔进电视台，她是最红的明星，又

是最受欢迎的歌星，谁不认识她呢？电视台门口的警卫问也不问的目送她奔进去，问什么呢？导播几乎已经到门口张望了十次，问了一百次沈雪儿来了没有。哎！如果没有沈雪儿，是不是所有电视节目都得停播呢？

雪儿奔进第一录影室，一连串的嚷着抱歉、对不起，立刻就开始化妆、换戏装，等待着的人也都松了一口气，不等导播命令，大家都各就各位开始忙碌，录影室里一下子就热闹和生动起来。

这是一部时装戏，十分钟不到，雪儿已准备就绪，从化妆箱里拿出剧本看一看，这一段戏里没有她，起码可以休息十分钟，她不声不响的坐在一边的帆布椅上闭起眼睛休息。从她搽着浓浓色彩的脸上看不见真正的颜色，她是疲乏的，由心底、由每一个毛孔里散发出疲乏！

三年了，从那出古装武侠连续剧一炮而红，她又唱又演，又演又唱，从荧光幕到大银幕，从台湾唱到海外，她几乎没有一天停过，她赚到了令人羡慕的大量金钱。她疲乏，不是精神不够，体力不支，睡眠不足的疲乏，是——她也形容不出，那疲乏似乎抓紧了她每一根神经，她只想坐着或躺在那儿动也不动，不吃饭、不说话、不唱、不演也——不思想。她疲乏，然而她却只有二十二岁！

该是神采飞扬，青春逼人的二十二岁！

虽是闭着眼睛却非真睡，耳里听着别人在排演、在讨论，戏剧指导的声音好大，助理导播的脚步又快又急，还有男主角高战的抗议声。突然有人拍拍她的肩，在她耳边轻声说话，是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女助理导播吴小萍。

“轮到你上场了，雪儿，先排一次立刻就录影，我知道你累

了，早点录完早点休息！”

雪儿睁开眼睛，感激的朝她笑笑，毫不犹豫的跳起来。雪儿的疲乏不是厌恶，她是很敬业乐群的，她也喜欢演戏，喜欢唱歌，只是——或者她已得到她所向往的一切，她缺少一份再往前走的劲儿，疲乏其实祇是心懒散了，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鼓励或刺激！

“我不累，你放心！”雪儿笑笑。强烈的灯光照在她脸上、身上，她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神采焕发了。

“那就开始！”助理导播对控制室里的导播做一个手势。

排演很顺利，高战和雪儿都很入戏，意见最多的高战面对雪儿也沉默了。水银灯下的雪儿有一种特殊的魅力，那不属于娱乐圈的文雅、斯文，那特别的清秀、恬淡，即使浓妆也不会使她显得俗气的气质，总能令人心平气和，令人——情不自禁。

录影也很顺利，不到四点钟就全部完工。工作人员关了水银灯，各自收拾着离开。有人开了录影室的门，一阵嘹亮的男高音传过来，唱的是一首圣诗“TILL WE MEET AGAIN”，雪儿呆怔一下，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在唱这样一首歌？

“有人在第二录影室吗？”她随口问。

“嗯！录个人歌唱特辑，”助理导播吴小萍抬起头来。“他们比我们先开始，该录完了吧？”

雪儿不置可否的收拾好剧本和化妆箱，那男高音还是不停的传进来。他唱得的确非常好，但是，这种歌曲绝对不会受欢迎的，录影的人是谁？他难道不在乎自己唱的歌是否被观众接受？是笨或是狂傲？

“雪儿，”高战下了妆，靠了过来。“肚子饿吗？一起去吃点东西好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你！”雪儿笑得很柔和，声音却十分肯定。“这个时候吃东西，我会失眠！”

“那——我送你回去！”高战并不气馁。他是个漂亮的男孩子，高大、英挺，标准的小生模样。

“我自己开车来的！”雪儿还是微笑着。她的拒绝也柔和，绝不伤人。

“哦——”高战明显的失望了。为了争取这次和雪儿共同演出的机会，他费了许多精神，许多力，看来——也没什么进展。

“下次吧！”雪儿嫣然一笑。“等我比较空闲时请你和导播、助理导播一起到我家去吃饭，好吗？”

“一言为定！”高战立刻高兴起来。“什么时候？讲好了不许黄牛！”

“哎——星期天吧！”雪儿努力不露出勉强的神情。“星期天大家都空闲些！”

“我去通知导播！”高战抓起雨衣大步走出去。“再见！”

雪儿本来也要走，却不想跟高战走在一起，电视台是个敏感的地方，尤其是男女单独走在一起，立刻谣言就满天飞了。雪儿喜欢和大家交朋友，却不喜欢谣言，那是一种困扰，她一直努力在避开。

“高战真是孩子气！”助理导播吴小萍说。

“谁说不是？”雪儿搭腔着。隔壁的男高音停止了，四周显得更是寂静。

“快走吧！大家走光以后，这儿怪吓人的！”吴小萍张望一下。

“隔壁不是还在录特辑吗？”雪儿提起化妆箱，下意识地四

下望望。

录影室门口站着一个人，贴墙而立，看那姿势似乎站了好久、好久似的。大灯已关，门边比较暗，看不清那人是谁，只觉得很瘦，相当高，穿着一身黑色衣服。

“谁知道？歌声一停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那像录影？”吴小萍开始往外走。“我猜早录完了在放录音带！”

“不知道是谁吗？”雪儿问得无心。

“是——哎！一时记不起名字，刚从外国回来的，”吴小萍边走边说：“听说很红、很红的！”

“日本回来的雅狄斯？”雪儿扬高了眉毛。这是唯一可能的了，报上没提过什么名歌星回国！

“对了，就是他！雅狄斯，”吴小萍兴奋的叫起来：“他是中国人，好像以前也在台湾，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么一个外国名字？”

“艺名吧！”雪儿耸耸肩。走向门边，黑暗中贴墙而立的人依然不动，想吓人吗？

雪儿不经意的望他一眼，遇到一对冷而亮的黑眸子，是个陌生人，来参观录影的人吧？吴小萍先走出去，雪儿跟在后面，刚待跨出门口，一双手轻轻的落在她肩上，一个低沉、温柔又似遥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

“你好吗？安安！”

轰然一声，雪儿整个人僵住了，那声音、那气息，那肩上手掌的温暖，那遥远却又熟悉——她蓦然回头，冷而亮的黑眸子就在眼前半呎处，眸中了无笑意，只有一丝隐约的沧桑，然后是那挺直的鼻梁，那唇角微微下弯，显得有些不屑的嘴，那依然清秀、漂亮的脸，还有那一抹难以觉察的温柔——她却能觉

察，是——他？

她控制不住全身的轻颤，这太意外，太不可能了，怎么会是他？一身黑衣，一腔热诚，满身傲骨，满心失意的他？是他吗？真是他吗？他叫她“安安”，那个只留存在记忆深处，那个只为纪念一个人的名字，安安——若不是他，谁能叫得出？然而他

“好吗？安安！”他又问。温热的气息吹到她脸上，微微下弯的唇角轻扯一下，那该是——笑吧！她看见了那一丝似真似幻的笑容，不错！是他！

“你——”雪儿急促的喘息起来。“你——”

“是我！”他吸了一口气。“不认得了？忘了？”

“你——”雪儿还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平静下来，太意外了。“不——”

他放开放在她肩头上的手，退后一步，退回黑暗，隐藏了一切，只露出冷而亮的黑眸。

“为什么不回答我？安安！”他再说：“你——好吗？”

雪儿努力抑制心胸激荡的情绪，她从没想过会再见到他，意外使她几乎变麻木了。她永远想不到再见面时，他竟只有一句“你好吗？”好吗？怎么回答他呢？好吗？三年的日子，漫长的时间，挣扎，奋斗，有甜，有酸，有苦，有怨，却——没有悔！三年前默默无闻的沈安安变成今天名成利就、光芒四射的沈雪儿，其中的得与失又岂是一句“好吗？”所能表达？

“好！”她勉强回答：“很好。你呢？”

“我看到你演戏，我很惊讶，”他不回答，迳自说：“几乎认不出你来！”

“三年很长，当然有很多变化！”她扬一扬头，想笑，为什么

就是笑不好？她看见一边发怔的吴小萍，哦！小萍在呢！

“小萍，你先走，好吗？”雪儿温柔的。“明晚录影时我会准时！”

小萍点点头，看看他又看看雪儿，满脸疑惑的走了。她不知道雪儿和他之间有些什么，但——那可以肯定是不寻常的，他——是谁？怎么突然就出现了？

“变的不是你的外貌，是——我没想到你演戏！”他在笑吗？声音里有着笑意。

“你呢？你怎么来的？又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她凝望着他，黑暗中只能看见他冷而亮黑眸。

“我并不知道是你在演戏，”他慢吞吞的说，一如三年前。“我在隔壁，工作完了顺便来看看，今夜此地只有我们两组人在工作！”

“隔壁——你——雅狄斯？！”她叫起来。怎么没想到呢？谁能唱得那么好？那么嘹亮？那么充满感情？谁敢在没有把握中选唱一首冷门圣诗 TILL WE MEET AGAIN？谁能把这首圣诗唱得这般——出神入化？她该想到他的，她早该想到他的，只是——事情发生得太意外，太突然了。“原来你这三年一直在日本？原来你改了名字！”

“是的，”他说得很奇怪，很特别。“我去了日本，改了名字，我根本没想过回来，在那边我很红，很受欢迎，很得意，我以为我一辈子不会回来了！”

“为什么又回来？”她皱皱眉。

“不知道！”他眼帘垂下，冷而亮的光芒消失。“我突然的决定回来，临时通知经理人，走得匆忙，谁知一下飞机电视台就等着我，请我录特辑！”

她不出声，她无法从他平淡的话中找出什么来。

“你是衣锦还乡！”她轻轻哼一声，立刻又后悔了。何必讽刺他呢？他有什么错？

“我没有这感觉！”他摇摇头。“我一片空白的回来，或许我疲乏了，想呼吸一点家乡的空气！”

“你能如愿以偿！”她说。

“是的！”他双手插在裤袋里，脸上显露出一股落寞。

“我——哎！我得回去了，”她振作一下，再说下去，一天一夜也说不完，净是这种无意识的话。“明天我还有工作，还得录影！”

“那我不打扰你了！”他再退一步，只是一步，感觉上却好远了。“再见！”

她抿着嘴笑一笑，会再见吗？

“你还是喜欢穿黑衣服！”她说。转身离开。

“喜欢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，”他的声音在背后。“我是个相当固执的人！”

“你是吗？”她回头看他一眼，继续往前走。

“怎么不是？你忘了吗？”他提高声音。

“你忘了吗？”这几个字在空洞的走廊上回旋。

忘了吗？忘了吗？

三年前，他，黑衣服，冷漠，落寞，失意又骄傲，还有——那一日子，那一段生命的印痕，怎能忘？怎可能忘呢？

骤然来临的寒流使台北在一夜之间温度降到十度，细密连绵的雨丝更使寒冷中添加了一抹萧瑟，街上行人很少，电影院、餐厅，所有的娱乐场所生意都很清淡，人们都躲在温暖的家中，把凄风冷雨关在窗外。

沈安安却是例外，刚近黄昏，她就胡乱的吃了些点心，匆匆忙忙的赶着出门。十九岁刚从中学校门跨出来的她，没有再继续念书的兴趣，又不愿过刻板的小职员生活，凭着天赋，也凭着一点点人事关系，她被介绍到一间小小的、不怎么出名的夜总会唱歌，那是专门招徕年轻人的地方，薪水少得不够她添两件像样的礼服，但是，对她来说，这行业却是轻松愉快又充满希望的！

她很喜欢唱歌，也喜欢出风头，更喜欢成名，这个时代，那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不喜欢出风头和成名呢？沈安安是漂亮的，漂亮得脱俗，化了浓妆也不觉得妖艳，而且她清秀、斯文，完全不像娱乐圈子里的人，加上她有一副苗条修长的身材，她有出风头和成名的条件，她自己也很清楚，所以她不计较眼前的待遇，她把眼光放在远方，她很努力的学，很用心的去唱，她深信她是有希望的。

两个多月了，她这么默默的唱着，也默默的等待着，今天的藉藉无名，夜总会门口连照片也没有一张，但谁敢说明天挂得最显眼、最大的一张照片不会是她？

跳下公共汽车，她抱紧了双臂冲破寒风，奔进对街的夜总会大门，夜总会是设在地下室，时间还早，一个客人也没有，冷

清清的就像外面的天气。安安沉默的穿过舞池走向后台，她感觉有几个已经换好制服的侍者在对她指指点点，但她并不理会。她常常看见其他的歌星，不论男女，成名与否都和那些侍者有说有笑，十分熟络也十分随便，她却不习惯，绝不是看低他们的职业，她不习惯和陌生的男人谈笑。

是不是她不适合做这一行呢？她不知道。报章杂志和许多人都说娱乐圈的男女，生活都很不正常，很放浪形骸，她也不在意，更没被这些传闻影响，做人就是这样，清者自清，这 and 行业又有什么关系？

安安并非保守的女孩，她只是很重原则。最特别的，她不容易受环境影响。

后台化妆室一片冷寂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怎么？今天夜总会不做生意？她摇摇头，在这儿唱的人谁也算不了大牌，一流歌星绝不肯来这儿唱，那些三流、四流、五流的家伙却摆起大牌架子，个个比赛迟到，算什么呢？自抬身价吗？

安安不理睬这些，她只尽自己的责任，八点钟唱开场的是她，她就本本分分的开始化妆，换衣服，唱完自己的，管人家迟到呢！

化上浓妆，十九岁看来成熟得像二十五岁，这年头从十八岁到四十岁的人化了妆后看起来都是一样，谁都是二十五，化妆品的确有其存在价值，不是吗？厚厚的抹上一层，轻易的就抹掉了十年岁月，谁不希望年轻？

拿起衣柜里她存在这儿的长裙——也只是普通的布长裙，没有光光亮亮的胶片。化妆室的门开了，她不经意的望了一眼，以为该是其他歌星吧！谁知竟是个陌生的男孩子，陌生得——不该进来。

男孩子进来了，看了她一眼，迳自坐在一角。安安不好意思肆无忌惮的去打量一个男孩子，只看到他很高、很瘦，一袭黑衣，一身冷傲，还有一种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孤独。他是谁？他怎么可以进化妆室？还这么大模大样的坐着？

安安微微皱眉，犹豫一下，也终于忍住不出声，转身走进隔壁的更衣室换衣服。若是外面那些侍者让他进来，他必然是可以进来的，何必她多事？

换好衣服出来，安安就坐在远远的另一边，拿出她从家里带来的小说看着；这些日子已经使她练出了在许多人中间保持冷静、独立的功夫，何况屋子里只有另外一个人，她更不会被打扰了。

快八点的时候，才陆续有其他的歌星进来，化妆的，聊天的，谈笑的，声音一下子挤满了小小的化妆室。安安放下小说预备八点钟上台唱歌，一抬眼就看见那个黑衣服的男孩子，他连姿势也没变的双手环抱胸前，仰着头，闭着眼睛，靠在墙上养神，对屋子里的嘈杂充耳不闻，只是——眉宇间添了一抹不耐和厌烦。

他是谁呢？一个新来的歌星？

安安没有细想的机会，场务员已经敲门通知她出去唱歌了，她定一定神，在掌声中走上台去。

刚上台时什么也看不见，灯光刺得她眼中只有白茫茫的一片，好一阵子，当她开始唱歌时，才看见台下已坐了不少客人，真是奇怪，她以为一定不会有生意的，这些客人真好兴致！

她唱了两首歌，她很用心的唱，但也知道唱得不怎么好，她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，唱歌完全只凭天赋。她踩着不热烈

也不冷落的掌声回到后台，立刻又有另一个女孩出场了。

安安看看表，八点二十，她得等到十一点钟再唱两首歌才能回家，小歌星就是这样，一晚上只唱几首，其余的时间全在等，真是痛苦。她又退回她角落里的位置，开始看她的小说。

别的有名气的歌星在等待的时间里多数会跑跑场子，去另一家兼唱一场，除了能多赚点钱之外，还表示自己有能力、有面子。不跑场子的人也聚在一起聊天，赌扑克牌什么的，只有安安与书为伴。她永远不参加任何人！

安安是个很沉得住气的女孩，看书看得心安理得，旁若无人。渐渐的，化妆室里吵闹的声音少了、静止了，她把视线从书本里移开，哦！那些歌星跑场子的跑场子，离开的离开，大概还有一些去前面台下应酬客人了，小小的化妆室又像平日一样只剩下她——不！今天不只是她，还有那个穿黑衣服的陌生男孩。

她忍不住再看他一眼，太令人怀疑了，他到底是谁？从进来到现在一言不发的坐着，他总不至於就为了坐坐而进来的吧？他依然紧闭着眼睛，微微下弯的唇角带着一丝不屑，这个人——不会怀有什么不轨的目的吧？这里又没有什么大牌歌星，想偷、想抢也不该选这儿，他——

她暗暗摇头，莫名其妙的怎么想到偷、抢呢？那个男孩子大约有二十三、四岁，非常清秀，脸上轮廓很漂亮，哪有半丝坏人状呢！正在胡思乱想，化妆室门口冲进一个人，竟是难得一见的经理。

“哎，思哲，”经理对着黑衣男孩。“该轮到你了，你不化妆？不换衣服？你——”

黑衣男孩睁开眼睛，一抹又冷又黑的光芒闪动着。他看着

经理，声音也是冷漠不耐的。

“是卖唱，不是卖色相，化什么妆？换什么衣服？”他很不客气的。“合约上也没写明这些！”

“你——但是歌星——”经理张口结舌，这个男孩子吃错了药吗？

“歌星？”黑衣男孩冷笑一声。“卖唱的！”

“唉！好吧！”经理无可奈何的摇摇头。“随便你爱怎样好了，听见鼓声你就上台，司仪会特别介绍你，你连唱三首歌，客人欢迎，你就多唱一两首——”

“三首就三首，又不是耍猴儿戏！”他哼一声，走向台口，全身都是不妥协。

经理看着他的背影，叹口气转身离开，台上的鼓声也响了起来，黑衣男孩大步走上去。

安安下意识的追到台口，原来这黑衣服的男孩子竟真是新来的歌星呢！他叫什么——思哲？一点也不像歌星的名字，思哲，倒像是学者什么的，和那个又冷又傲的男孩根本不配。只是——他是怎样的歌星？经理为什么要如此迁就他？这名字也陌生得很呢？

司仪已在台上大声的介绍了，从台南来的何思哲，是台南的什么歌唱比赛冠军。冠军？这是经理迁就他的原因？司仪又说了几句，台下来一阵还算热烈的掌声，那个何思哲开始唱了。

这个冠军头衔也不是胡混来的，何思哲的确唱得非常好，他的声音很嘹亮，难得的是声音里还充满感情，他唱了一首“明日天涯”，又唱了一首“不了情”，听得后台的安安发呆，她想，即使第一流的歌王，怕也唱不出他那充沛的感情吧！接着，